

《閱微草堂筆記》中北京書寫的「廣見聞」

黃瓊誼*

摘要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敘》標舉對小說的看法是「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而他在北京的書寫中，也呈現出如此的特質。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呈現出北京的種種風土民情、社會百態，都極具社會史料的價值，讀之足以增廣見聞，增加對雍正、乾隆時期北京的熟稔。這種「廣見聞」的特質，正是紀昀北京書寫的特色之一。透過紀昀的筆端，讓讀者了解北京庶民的語言與生活、民俗宗教活動，也欣賞到北京各處名勝的種種奇花異草、怪石奇木。在諸多社會百態的描繪中，紀昀也寫出了北京社會底層人物忠僕、惡僕、騙子等芸芸眾生的社會百態，都極其生動逼真，無論是奴僕的可敬、可恨與可憐之處；騙子高明詐術所寓意的警世意味，都展現出其文學書寫的功力。

關鍵字：紀昀、北京、閱微草堂筆記、廣見聞

Reading Beijing's 'wide-sightedness' in the "Yuewei Cottage Notes"

Abstract

Ji Yun in the "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Mark up his view of the novel is 'Pinned admonish、wide-sightedness、Helpful for verification', and he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in his writing in Beijing. The various local customs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Beijing shown in "Yuewei Cottage Notes" are of great value as soci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t is enough to read them, Increased familiarity with Beijing during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This 'wide-sightedness' feature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 Yun's Beijing writing. Through Ji Yun's writing, the reader is introduced to the language, life and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Beijing, as well as to the various sights and wonders of Beijing. In his many depictions of society, Ji Yun also portrays the loyal servants, villains and liars at the bottom of Beijing's social hierarchy. These portrayals are extremely vivid and realistic, both in the respectability, hatred, and pity of the servant, and in the cautionary implications of the deceiver's clever deceitful tactics, which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his literary writing.

Keywords: Ji Yun ,Beijing, Yuewei Cottage Notes, wide-sightedness

前言

千年古都北京，向來為全國政治、文化之中心，不僅繁榮昌盛，而且人文薈萃。紀昀（1724-1805）自「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¹至京師」²，時年 11 歲，至嘉慶十年 82 歲去世，其間僅有兩次離京遠行之舉³，在京生活凡六十餘年，視之為北京人亦無不可。

漫長的京居歲月，對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影響至少有二，一是書中有許多京師風土民情、社會百態的描繪，也有考證掌故、奇人異事與名人軼事的記載，當然也少不了藉著許多鬼狐之事，以「托狐鬼以抒己見」⁴的方式，加以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或勸懲，來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抒發人生感慨、闡述為人處世哲學等種種意圖，乃至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思想觀點也屢見其中。所以魯迅才又稱「則《閱微》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⁵。二是紀昀宦海一生，接觸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菁英，無論是師長長官，或是朋友同僚、門生下

¹ 紀父紀容舒（1685—1764），紀昀尊稱為姚安公。

² 紀昀：〈如是我聞〉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 151。

³ 一次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的受命視學福建，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八月丁父憂北歸；另一次則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月，因漏言獲罪，遠謫新疆，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還京。兩者合計，不足六年。其他離京的經驗，則大多是臨時性任務的任命。

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學術論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 148。

⁵ 同前注。

屬，他們的經歷見聞，無一不為《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讓《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不再僅侷限於作者個人的聽聞與經驗，使得內容得以擴大，題材得以多樣。今以《閱微草堂筆記》為中心的北京書寫，略述「廣見聞」的書寫特質如下。

一、風土民情的描繪

雖然紀昀並未刻意描寫，但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呈現出北京的民俗信仰、名勝古蹟、生活日用、民間語言等種種風土民情、芸芸眾生的社會百態，仍極具相當的社會史料價值。如解釋民間用語爆竹「京師謂之火鞭」⁶、打鼓者「京師無賴游民多，婦女在家倚門，其夫白晝避出，擔二荆筐，操短柄小鼓擊之，收買雜物，謂之打鼓。凡童婢、幼孩竊出之物，多以賤價取之。蓋雖不為盜，實盜之羽翼。然贓物細碎，所值不多，又蹤跡詭秘，無可究詰。故王法亦不能禁也」⁷、食用瓜果「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瓜則充貢品者，真出哈密；饋贈之瓜，皆金塔寺產……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植者，一年形味並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盡」⁸，都讓讀者更加了解北京庶民的語言與生活。

透過紀昀的筆端，讓讀者也欣賞到北京各處名勝的種種奇花異草、怪石奇木「太常寺仙蝶，國子監瑞柏，仰邀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槐，數人合抱，瘦磊砢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禮部壽草，則人不盡知也……禮部又有連理槐……」⁹、「京師花木最古者，首給孤寺呂氏藤花，次則余家之青桐，皆數百年物也……」¹⁰、「巡檢署中一太湖石，高出簷際，皴皴斑駁，孔竅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遼金舊物也……余虎坊橋宅，為威信公故第，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時所賜，亦移自兔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為第一。余又號『孤石老人』，蓋以此云」¹¹。

⁶ 〈灤陽續錄〉卷五，前揭書，頁 560。

⁷ 〈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頁 475。

⁸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 383。

⁹ 〈槐西雜誌〉卷一，前揭書，頁 250-251。

¹⁰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 387。

¹¹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 386-387。

在紀昀的筆下，我們也看到了芸芸眾生透過祈夢、扶乩¹²、測字、求籤、占卜、摸骨等等民俗宗教活動，來預知禍福休咎、解除心中疑惑，以祈得到心靈的安慰。「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成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¹³、「乾隆壬午九月，門人吳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綠意軒中……」¹⁴、「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乩仙，因問宦途」¹⁵、「嘉慶戊午五月，余扈從灤陽。將行之前，趙鹿泉前輩云：『有警者郝生，主彭芸楣參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間，語多奇險。唯揣胡祭酒長齡，知其四品，不知其狀元耳。在江湖術士中，其藝差精。』」¹⁶、「甘肅李參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占事多驗……至京師時，一翰林……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後亦如所言」¹⁷、「先師介野園先生……然日者推公之命云……日者之術，亦可云有驗矣」¹⁸。

紀昀記錄這些民俗宗教活動，當然是因為「然亦時有小驗」¹⁹，但是紀昀仍然不忘以理性的態度加以解釋，他認為是「蓋精神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揲著灼龜，事同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²⁰。紀昀也記錄了自己兩次的測字經驗，而且都有奇驗：

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測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裡字拆之，為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腳，士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遣。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名」字，董曰：「下為口字，上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為夕，其西域

¹²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三十多則的扶乩記述，有些是為詢問禍福休咎，然而有時卻成為文人與乩仙間詩詞唱和、吟詩論畫、對弈鬥智的風雅消遣方式，呈現出清代文人風雅休閒生活的一面。

¹³ 〈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126。

¹⁴ 〈灤陽續錄〉卷三，前揭書，頁529。

¹⁵ 〈灤陽續錄〉卷六，前揭書，頁579。

¹⁶ 〈灤陽續錄〉卷一，前揭書，頁494。

¹⁷ 〈槐西雜誌〉卷四，前揭書，頁370-371。

¹⁸ 〈灤陽續錄〉卷四，前揭書，頁547。

¹⁹ 同前注。

²⁰ 〈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136。

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君，亦類召，必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為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為辛卯，夕字卯之偏旁，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²¹

他還認為北京神祠之籤，莫靈於正陽門側之關帝祠，「是真不可測矣」，因為曾神準地預測出乾隆壬申（17年）鄉試試題：

神祠率有籤，而莫靈於關帝。關帝之籤，莫靈於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沓紛紜，倏忽萬狀，非惟無暇於檢核，亦並不容於思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遍應也。然所得之籤，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其最奇者，乾隆壬申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日齋沐以禱，乞示試題，得一籤曰……是科《孟子》題為……應首句也。《論語》題為……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為……應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測矣。²²

甚至紀昀侍妾郭氏也曾祈籤於關帝廟，後來事情發展一如籤詩所云，讓紀昀因此寫下「明知神讖曾先定」之詩句：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夢鬻端午彩符者，買得一枝，因以為名。年十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文，暉吉觀察子也。暉吉善星命，嘗推其命，壽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已病瘵，祈籤關帝，問：「尚能相見否？」得一籤曰：「喜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鴛鴦帶，葉落霜雕寒色侵。」謂余即當以秋冬歸，意甚喜。時門人邱二田在寓聞之，曰：「見則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還，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日漸沈綿，遂以不起。歿後，曬其遺篋，余感賦二詩……「百折湘裙颭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珊。明知神讖曾先定，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詩也。）。」即用籤中意也。²³

二、社會百態的描繪

²¹ 同前注。

²² 〈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27。

²³ 〈槐西雜志〉卷二，前揭書，頁 304。

在諸多社會百態的描繪中，紀昀也寫出了北京社會底層人物奴僕的可敬、可恨與可憐之處。在紀昀家的奴僕中，除了幼時的老僕施祥、廖媪讓紀昀印象深刻，歷數十年而難忘外²⁴，還有一位讓紀昀感念不已的僕人名叫王德。當年紀昀因漏言遠放新疆時，王德本欲跟隨主人，但紀昀不忍其已老邁，而將其轉薦於董尚書處。沒想到三年後紀昀遇赦返京時，一入都門，王德早已佇立於道旁。可見王德一聽到舊主返京的消息，不知已在路旁候立了多久了，這種令人敬佩的高尚情誼，讓紀昀特別感動：

舊僕王德，余出京時他懇乞隨行。余因念其年老，隨我遠赴西域，于心不忍，遂轉荐于董尚書。不料其猶戀戀于故主，余入都門，他已肅侯道左矣。當此世道凌夷，人心不古，士大夫都尚錦上添花，殊少雪中送炭，而奴僕輩反能不忘故主，甘同患難，實屬難能可貴。²⁵

雖然紀昀和施祥、廖媪、王德等人有溫馨的主僕之情，但舊社會中千千萬萬的主僕之間並非都能有如此溫馨感人的情感。有的是惡僕欺主，連紀昀及其父都曾吃過惡僕的虧²⁶，紀昀曾如此的形容奴僕的惡形惡狀：

蓋此輩為主人執役，即其鈍如椎；至作姦犯科，則奇計環生，如鬼如蜮。²⁷

奴輩生受豢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牽纏，根柢生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即稍有敗露，亦眾口一音，巧為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眾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²⁸

這些惡僕為主人做事時就裝傻裝笨，謀劃做壞事時卻又機巧不已。一旦「互結朋黨」就會「蒙蔽主人」，遇事「稍有敗露，亦眾口一音，巧為解結」，甚至還暗地掣肘主人，「使不如眾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紀昀這

²⁴ 紀昀將他們的言行事蹟寫入書中，還說「爾時家中外倚祥，內倚廖媪，故百事皆井井……今眼中遂無此人，徘徊四顧，遠想慨然」（〈灤陽續錄〉卷四，前揭書，頁542-543），流露出深深地緬懷之情。二人事跡詳見拙著〈人間自有真情——紀昀和其「桃姐」的主僕情誼〉，《國文天地》第三十卷第六期，2014年11月，頁57-60。

²⁵ 紀昀：〈寄秀嵐弟〉，《紀曉嵐家書》，（台北：廣文書局，1994年），頁18。

²⁶ 〈灤陽消夏錄〉卷二「先姚安公有僕，貌謹厚而最有心計。一日，乘主人急需，飾詞邀勒，得贏數十金」，前揭書，頁39-40。

²⁷ 〈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145。

²⁸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403。

樣地抨擊惡僕，是因為親身見聞、經歷惡僕之惡行，「又嘗見崔總憲應階娶孫婦，賃彩轎親迎，其家奴互相鉤貫，非三百金不能得，眾喙一音。至前期一兩日，價更倍昂。崔公恚憤……不得已，以己所乘轎，結綵繒用之」²⁹。紀昀的同年好友胡牧亭也深受惡僕欺凌剝削「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為驅逐，牧亭生計乃稍蘇」³⁰，但最終仍以貧困鬱鬱而死，死後一舊僕在靈前懺悔，說出京師長隨惡僕，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連衡成局，排擠忠於主人者的情形：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疏闊，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殆有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其奸，迫逐之。然結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為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皆坐視，惟以小人有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於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盡獻所積助棺斂，冀少贖地獄罪也。」祝訖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³¹

紀昀曾有一忠犬，一路追隨他從新疆返京，「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人立怒齧」，此犬後來中毒而亡，紀昀收葬其骨，欲為起塚，題曰「義犬四兒墓」，還打算雕刻惡僕四人石像跪其墓前，經人勸阻乃止，僅題額諸奴所居室，曰「師犬堂」³²，可見連紀大才子也不免受惡僕所欺，心中憤恨難平，才会有如此的舉止。欺主的惡僕，紀昀透過因果報應的故事，讓惡人有惡報，除了一出胸中惡氣之外，也是藉此加以勸懲世人，以免負心之報：

御史佛公倫，姚安公老友也，言貴家一傭奴，以遊蕩為主人所逐。

²⁹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47-448。

³⁰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47。

³¹ 〈灤陽續錄〉卷六，前揭書，頁 577。

³² 此事記載於〈灤陽消夏錄〉卷五，前揭書，頁 100。

銜恨次骨，乃造作蜚語，誣主人帷薄不修，縷述其下烝上報狀，言之鑿鑿，一時傳佈。主人亦稍聞之，然無以箝其口，又無從而與辯，婦女輩惟薰香吁神而已。一日，奴與其黨坐茶肆，方抵掌縱談，四座聳聽，忽噉然一聲，已仆於几上死。無由檢驗，以痰厥具報。官為斂埋。棺薄土淺，竟為群犬搗食，殘骸狼藉。始知為負心之報矣。³³

相傳趙公宏燮官直隸巡撫時（時直隸尚未設總督），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媪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秦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牽纏，根柢生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即稍有敗露，亦眾口一音，巧為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眾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罹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即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蟹投水，且為禮懺作功德。時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老翁狡獪，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給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姦，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僮僕媪者，留此錮習，適以自戕。請君入甕，此之謂歟。³⁴

雖然世有惡僕，但古代在身分不對等的情况下，卻有更多凌虐奴僕的惡毒主人，不僅是肉體上饑寒勞苦的折磨，還有感情、婚姻上的摧殘，甚至財貨、性命的奪取。雖然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幾則記錄奴僕之惡形惡狀，怒其之不忠，但卻有更多的篇章是在為惡主所欺的奴婢哀其之不幸。這些篇章中深切地表達出對奴僕悲慘遭遇的同情，如〈姑妄聽之〉卷一記敘從小青梅竹馬的三寶、四寶被主人從中作梗，活活地分開，最終四寶病亡，三寶發狂出走，兩人的愛情以悲劇告終。紀昀痛心地說出「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流露出對這對苦命鴛鴦無限地同情。並對罪魁禍首嚴某所為極為憤慨，譴責其「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則地獄之設，正為斯人矣」³⁵，痛恨之情，溢於言表。這種對奴僕不幸抱不平的憤慨，一如陶潛對其子所說的

³³ 〈姑妄聽之〉卷二，前揭書，頁416-417。

³⁴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403。

³⁵ 此事記載於〈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100。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都是人道關懷的表現。紀昀對官僚、富豪殘酷地對待奴婢非常不滿，常用各種因果報應的故事勸導他們要善待奴婢，如〈槐西雜誌〉卷二記載御下極嚴的某侍郎夫人死後方蓋棺時，「忽一白鴿飛入幃，尋視無睹。倏擾間，煙燄自棺中湧出，連薨累棟，頃刻並焚」³⁶；另有紀昀親戚中常鞭打奴婢嬉笑如兒戲者，一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若杖痕」³⁷、一「疽發於項如粟顆，漸以四潰，首斷如斬」³⁸，紀昀還對這些故事下定論說「是人所不能報，鬼亦報之矣」³⁹，無非是要警惕那些惡毒主人能夠手下留情，為可憐的奴僕爭取一些人道的待遇。

此外，紀昀還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多件受虐奴僕報復惡主之事⁴⁰，有巨室眷屬酷虐奴婢，鞭箠炮烙無人理，奴婢逃出後，其已成爲大盜之父親，率眾掠奪巨室眷屬而去，緝尋無跡，「然情狀可想矣」；「有御婢殘忍者，偶以小過閉空房，凍餓死。然無傷痕，其父訟不得直，反受笞。冤憤莫釋，夜逾垣入，並其母女手刃之。緝捕多年，竟終漏網」；「京師某家火，夫婦子女並焚，亦群婢怨毒之所爲。事無顯證，遂無可追求」。所以紀昀認爲這些橫遭荼毒的奴僕，一旦有機會或能力，勢必反撲報復，是爲人禍；沒有機會或能力報復的，也必有鬼神報應的天刑，希望以此點醒主人，萬不可虐待奴僕：

人之愛子，誰不如我？其強者，銜冤茹痛，鬱結莫申，一決橫流，勢所必至；其弱者，橫遭荼毒，齎恨黃泉，哀感三靈，豈無神理？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因此紀昀還曾寫信給他妻子馬夫人，以他門生李筱梅遭僕人報復之例，提醒馬夫人對待僕役要嚴寬得中，只宜辭退，不可叱罵、撲責：

今兒輩習染宦家公子氣，呼奴使婢視若牛馬，稍有延誤面斥不留餘地，家庭間時聞叱奴罵婢之聲，必非興旺之兆。並且奴婢銜恨日深，必圖報復……爾將此函給諸子閱看，毋蹈李子之覆轍，苟僕役舞弊，祇宜辭歇，不可撲責，此亦治家之要道焉。⁴¹

³⁶ 此事記載於〈槐西雜誌〉卷二，前揭書，頁 285-286。

³⁷ 此事記載於〈槐西雜誌〉卷二，前揭書，頁 286。

³⁸ 此事記載於〈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45。

³⁹ 同前注。

⁴⁰ 本段所舉三例及評論，記載於〈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44-445。

⁴¹ 紀昀：〈寄內人〉，《紀曉嵐家書》，前揭書，頁 23-24。

「人情狙詐，無過於京師」⁴²是老北京紀昀所下的定論。《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記載的幾則古代詐騙故事，受害者不僅是一般基層的販夫走卒、社會大眾，甚至連高級知識分子、官員也受騙上當，其中也包括紀昀自己受騙的經驗，或許就是因為這些不愉快的經驗，讓紀昀認定京師是人情最狡猾險詐的地區，在這同時卻也反映了當時京師的社會百態。紀昀提到他曾經買到明代製墨名家羅小華製作的十六錠墨條，裝墨的漆匣顏色黯淡破舊，看上去就是古舊的東西。他用這墨錠一試，才發現它是用泥巴捏成，外表染上黑色，墨錠表面的白霜也是放在陰暗潮濕地方長出來的：

余嘗買羅小華墨十六錠，漆匣黯敝，真舊物也。試之，乃搏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盦於濕地所生。⁴³

他又提到另一次受騙的經驗，乾隆十二年他參加鄉試，在小客店買了蠟燭，但卻怎麼點也點不著，原來這蠟燭也是泥捏的，外面蒙上一層羊油：

又丁卯鄉試，在小寓買燭，蒸之不燃。乃泥質而冪以羊脂。⁴⁴

他的堂兄紀萬周受騙的經驗也是一絕，有天晚上有人在油燈下叫賣烤鴨，他買了一隻。把買來的烤鴨拆開一看，原來鴨肉已經吃光了，僅保留鴨子完整的骨頭架子，裡面糊上泥巴，在泥巴外糊上一層紙，染成經過燒烤的顏色，再塗上一層油，這隻鴨子只有兩隻腳掌和頭頸是真的。造假的功夫相當逼真，又加上昏暗的光線，所以能讓人上當：

又燈下有唱賣爐鴨者，從兄萬周買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傅以泥，外糊以紙，染為炙爆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為真。⁴⁵

還有紀昀家僕人趙平用兩千文錢買到了一雙皮靴，他自己很高興，以為買到便宜貨。一天突然下雨，他穿著皮靴出門去，卻光著腳回家來。原來皮靴的靴筒是用烏油高麗紙揉出一些皺紋做成的，靴底則是用漿糊把爛棉絮粘成一塊，外面再包上布做成的，所以一遇水就壞到。這也是造假的功夫一流，才能讓人上當：

又奴子趙平以二千錢買得皮靴，甚自喜。一日驟雨，著以出，徒

⁴²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458。

⁴³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458-459。

⁴⁴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459。

⁴⁵ 同前注。

跣而歸。蓋鞞則烏油高麗紙揉作縐紋，底則糊黏敗絮緣之以布。⁴⁶

紀昀又提及另一則匪夷所思的騙術，在京師西城某處住宅，約有四五間房子，每月租金二十多兩銀子。某人租住了半年多，總是在期限前就繳交租金，於是屋主也不過問他事。一日，房客突不告而別。屋主去租屋一看，院子裡碎磚爛瓦散落滿地，沒有剩下一寸長的椽子，只有前後臨街的房子還保留原樣。原來這處住宅前後都有門，租住的人在後門口設了個木材店，販賣建房用的木材，而暗中偷偷拆下住宅裡的房樑、房柱和門窗，夾雜在木材中賣掉。因為前後門不在同一條街巷，所以人們才沒能發覺這處住宅內的大片房屋的木料磚瓦，都不留痕跡地被全部搬拆光了，紀昀也不禁稱這騙術可謂神乎其技了：

又西城有一宅，約四五十楹，月租二十餘金。有一人住半載餘，恒先期納租，因不過問。一日，忽閉門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視，則縱橫瓦礫，無復寸椽，惟前後臨街屋僅在。蓋是宅前後有門，居者於後門設木肆，販鬻屋材，而陰拆宅內之梁柱門窗，間雜賣之。各居一巷，故人不能覺。累棟連甍，搬運無跡，尤神乎技矣。⁴⁷

因此紀昀特別認同其座師錢維城的話「與京師人作緣，斤斤自守，不入陷阱已幸矣。稍見便宜，必藏機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豈有便宜到我輩」⁴⁸。

除了以假貨詐騙錢財外，也有藉婚姻來謀財。《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提到這一類的騙術，紀昀還稱「余居京師五六十年，見此類者不勝數」⁴⁹。有個赴京候選官職的選人，見對門住了一位端莊秀麗的少婦，打聽之下才知道她的丈夫在外地當幕僚，暫時把家眷安置在京城，讓她和母親住在一起。過了幾個月，少婦家門口忽然糊上白紙，全家號哭，原來是她丈夫的死訊傳來。家中也設起靈位祭奠，又請和尚念經超渡，也有不少人來弔唁。這以後不久，那個少婦漸漸開始變賣衣物，說是難以維持生活，而且商議準備嫁人。選人貪圖美色，於是就入贅到少婦家。又過數月，少婦的丈夫突然活著回來，才知道是誤傳死訊。她丈夫非常憤怒，要到官府告狀，要求嚴辦選人。最後是母女倆百般哀求調停，才留下選

⁴⁶ 同前注。

⁴⁷ 同前注。

⁴⁸ 同前注。

⁴⁹ 〈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24。

人的所有錢財行李，將他逐出。事後半年，這個選人在巡城御史處見此少婦正在受審。原來先前回來的那個丈夫是少婦的相好，兩人合謀設計要挾選人謀財。直到少婦真的丈夫回來，他們詐騙的事情才敗露開來。這種詐婚的手法，也的確是讓人想像不到：

有選人見對門少婦甚端麗，問之，乃其夫游幕，寄家於京師，與母同居。越數月，忽白紙糊門，全家號哭，則其夫訃音至矣。設位祭奠，誦經追薦，亦頗有弔者。既而漸鬻衣物，云乏食且議嫁。選人因贅其家。又數月，突其夫生還，始知為誤傳凶問。夫怒甚，將訟官。母女哀吁，乃盡留其囊篋，驅選人出。越半載，選人在巡城御史處，見此婦對簿。則先歸者乃婦所歡，合謀挾取選人財，後其夫真歸而敗也。⁵⁰

在京城，騙子的手法多端，令人難以想像，稍不注意，就會上當。紀昀還把騙術中的男女騙子比喻成古代傳說中黎丘所出現的專門騙人的奇鬼，「黎丘之技，不愈出愈奇乎？」⁵¹隱喻人心一旦不足，簡直就成為鬼魅了。紀昀也記載一位赴京候選的官員，納妾受騙的事。因為聘禮很輕，只說她母親非常疼愛女兒，必須每月在夫家與娘家各住十五日。選人愛其美貌，而且聘禮又很輕，就勉強同意。後來又有一位赴京候選官員納妾，女方提出的要求也是這樣。這人起初不肯，女方就舉前面那個選人為例。經後者訪查，確實如此，因此也勉強答應。兩選人本是同年，一日談起此事，前面那個選人忽然省悟，問清嬌妾歸寧之期，連忙引同年進自家內室一看，兩人嬌妾果然是同一人。原來當初賣女兒為妾時，就已經預留了再次出賣的餘地：

有選人納一姬，聘幣頗輕，惟言其母愛女甚，每月當十五日在寓，十五日歸寧。悅其色美而值廉，竟曲從之。後一選人納姬，約亦如是，選人初不肯，則舉此選人為例。詢訪信然，亦曲從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話及，前選人忽省曰：「君家阿嬌，歸寧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選人大悟，忽引入內室視之，果一人也。蓋其初鬻之時，已預留再鬻地矣。⁵²

另外紀昀還記載以次充好、李代桃僵，用美色誘人詐財的騙術，也是出

⁵⁰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459。

⁵¹ 同前注。

⁵² 〈姑妄聽之〉卷二，前揭書，頁430-431。

人意表之外。有一老婦先引致一美妓，引誘赴京候選的官員，後與選人商定「俟夜深月黑乃可來，切勿秉燭，勿言勿笑，勿使童僕及同館聞聲息，聞鐘聲即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⁵³。如此私通月餘，卻因一場火災才讓騙局敗露。「一夜，鄰弗戒於火，選人惶遽起，僮僕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牽帳曳茵褥，訇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館人母也，莫不絕倒」⁵⁴。紀昀對此評論是「蓋京師媒妁最奸黠」，以次充好的騙局，形成了風氣，竟然會讓年五十餘的館人母，也以自身代替：

蓋京師媒妁最奸黠，遇選人納媒，多以好女引視，面臨期陰易以下材，覺而涉訟者有之；幕首入門，背燈障扇，俟定情後始覺，委曲遷就者亦有之。此媼狃於鄉風，竟以身代也。⁵⁵

紀昀還記錄一件不涉錢財的騙局，卻是相當奇特和富有諷刺性。有麗婦與少年私通，害怕奸事洩漏，於是假託自己為狐女。卻不料遭到真狐仙的抗議，在其家屋上擲瓦詈罵，反襯出狐仙竟比人還重視貞潔名譽：

「我居園中久，小兒女戲拋磚石，驚動鄰里或有之，實無冶蕩蠱惑事。汝奈何污我？」事乃泄。異哉，狐媚恒托於人，此婦乃托於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貞於人。⁵⁶

又有一與此類似的事，京官子遭遇仙人跳的騙局，被盡解衣履，裸無寸縷，丟棄於叢塚間，他卻詭稱遇鬼，讓鬼去擔了惡名，以掩飾自己的佻薄：

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為娼女誘入室。突其夫半夜歸，脅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叢塚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⁵⁷

結語

紀昀既標舉出對小說的看法是「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他在北京的書寫中，當然也呈現出如此的書寫特質。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呈現出北京的民俗信仰、名勝古蹟、生活日用、民間語言等種種風土民情；忠僕、惡僕、騙子等芸芸眾生的社會百態，都極具社會史料的價值，

⁵³ 〈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50。

⁵⁴ 同前注。

⁵⁵ 同前注。

⁵⁶ 〈灤陽消夏錄〉卷二，前揭書，頁 26。

⁵⁷ 〈槐西雜志〉卷三，前揭書，頁 322。

讀之足以增廣見聞，增加對雍正、乾隆時期北京的熟稔。

在這些故事的敘述中，除了「廣見聞」外，紀昀的妙筆也正展現其文學書寫的功力，如寫出王德與紀昀主僕之情的溫馨感人；崔總憲被惡僕的刁難、胡牧亭深受惡僕欺凌剝削的令人憤慨；多位為惡主所欺的奴婢，哀其不幸的悲憫情懷，這些奴僕的可敬、可恨與可憐之處，彷彿歷歷在目，不僅真切動人，還富含人道思想。這些敘述，除「廣見聞」作用外，其文學上的成就，正如同魯迅所說的「惟紀昀本長文筆……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⁵⁸

此外，這些「廣見聞」的記述，也有增長人生閱歷、智慧的作用，達到勸懲教化世人的作用。如前文所述京官之子遭遇仙人跳的騙局，未嘗不會讓讀者有戒色之警惕與醒悟。又如前文的詐騙故事，紀昀歸納這些騙術，人們之所以會上當受騙者，主要都是「因貪受餌」，故而「其咎亦不盡在人」。或者是看中了它的價格低廉，或者是取它的方便容易，都是因為有所貪圖而上當受騙，責任也不全在騙子身上，讀者讀之，不免有戒貪之警惕與醒悟：

然是五六事，或以取賤值，或以取便易，因貪受餌，其咎亦不盡在人。⁵⁹

紀昀雖身為統治階層的高官，但其人道關懷的眼光，也停留在京師弱勢群體上，透過這些北京書寫，其筆下無論是奴僕、騙子等芸芸眾生，都讓我們看到京師繁華昌盛面貌下黑暗的一面，因此這些記述不僅僅「廣見聞」而已，也是極具有社會性、文學性的。

參考書目

[清]紀昀：《紀曉嵐文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清]紀昀：《紀曉嵐家書》，台北：廣文書局，1994年。

黃瓊誼：〈人間自是有真情——紀昀和其「桃姐」的主僕情誼〉，《國文天地》第三十卷第六期，2014年11月。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學術論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⁵⁸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前揭書，頁148-149。

⁵⁹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459。